

Wh 诗路花语

虹

■ 吴慕君

东方一场新雨过去
是谁在用彩笔图画
把这么长的虹绘在了天空
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
那分明是一架七弦的琴
架得那么庄重稳当
偌大的地面是它的奏台
上面摆上了杜鹃牡丹水仙
用绿色作铺垫
把千娇百媚的花儿穿连
广阔的天穹是它的幕景
有白莲朵朵
有远空的星
还有西天柔美的余辉
点缀出清淡的雅致的色彩

这是一次多么杰出的演奏
是神啊是仙
还是天宇里未面世的精灵
正把柔指指挥舞
潇洒飘逸间
弹出旷世的天籁之音
从那边穿越到此
这里有清风和鸣
有蝉儿伴唱
还有数不清的昆虫儿
纵情地低吟

乡野的陇亩

■ 李玉峰

乡野的陇亩
一张犁铧犁出农夫脸上的沟沟壑壑
父亲把饥饿连同那苦难的岁月
一起犁进泥土化为庄稼的养料
嗅着稻谷与红薯煮出的一股股清香
夜梦里，我循着父亲犁开的垄沟踏访
又见一茬茬庄稼在平静里孕育着丰年

乡野的陇亩
把你多少厚重的深情悄悄埋下
又托举多少平凡的伟大默默隆起
禾苗在螺蟹的中耕除草间节节拔高
稻穗于蝉蛙的交响乐曲中灌浆饱满
犁铧把岁月一年年犁成不老的春秋
镰刀把时光一寸寸雕刻成永恒画卷
收获满筐希望的农民感恩大地馈赠
一个个摘果村妇颤动丰盈的胸脯
为这个远离都市的乡野绽放美丽

乡野的陇亩
一缕浓浓的乡愁裹着诗文裹上心头
万千思绪牵着无言的鼠标缓缓行走
倘若乘生还有墨水在心中流淌
笔尖指向的地方
依然是父亲与老牛留下脚印的那方田畴

水龙吟·海南岛
(外一首)

■ 张业琳

珠崖四季春耕，天蓝海碧山葱郁。五峰雄耸，万泉涌流，绿洲奇毓。瀑落青溪，滩飘玉带，鱼游红鲤。岁暮处，神仙驻。堪喜祥云飞渡，幸来了、环球凤麟。风帆万里，丹青千幅，南天一柱。红色文光，黎苗韵彩，侨乡眉宇。看南珠璀璨，葱兰娇妩，烟霞铺路。

青玉案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

东倭残暴人寰绝，腥风漫，凄声切。怒火燔烧华夏血。
黄河浪激，雄狮吼烈，抗寇心如铁。八年鏖战驱妖孽，亿众投鞭惊世界。军国虽崩魂未灭。图强不息，复兴不歇，状我中华阙。

投稿邮箱
hnrbwxb@163.com

Wh 名家翰墨

镜头里的人生舞台

■ 黄宏地

德雄要出一本他的舞台摄影作品集，样书就放在我的面前，封面是一幅黎族舞蹈的剧照，漆黑的背景下男女主角的造型，男主角身上的黄色背心，还有围着他们的像一朵朵荷花盛开的草裙，封面的题字是德雄自己写的，也是眉舒目展，神清气爽，看着便意意思地不禁有一种喜欢。德雄让我写序，我是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的。多年前我就曾写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，德雄看过，开心得不得了，说是写得好。其实我也是写出来让大家开心的，就像画画的随便的一幅速写，拍照片的随手的一按快门，写了就写了，没想到要做什么用场。和德雄交往，知道他是个很有故事的人，即使上天入地，横写竖写，我都觉得他的人会比写他的文字和拍的相片更生动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德雄的摄影已经名气很大了。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章杂志，三天两头常见刊有他的新闻或艺术的摄影作品，我和他也是几乎在那个时候认识的。那时他在琼海文化馆负责摄影。记得那年的元宵节，琼海举办很大的一次花灯活动，我

们是在人潮汹涌的街头见的面，他刚拍完照从依着骑楼旁的一架梯子上下来，一件深色的长衬衣，已被汗水浸透，袖子卷过胳膊，挎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相机包，头发蓬松，肌肉壮实，举止谈吐，很是有些泥土气息，那是阳光里的泥土，年轻活泼，如火如荼。见了面，说了些鞋头脚面的琐碎事，一转身，他和他身上沉重的相机包一起就消失在东奔西突的人流中了。

不久，德雄调来报社，我们成了同事，亦住的同一幢楼，我在楼上，他住楼下，每天一早，我去上班，见他已经拿着相机从外面回来了，我出去采访，晚上回来，见他又拿着他的照相机出去了。真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角色，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实在佩服。一来二往，终于知道德雄小时候最先是对画画有兴趣，他家住在潭门镇的乡下，每个周末，他为了到市里看人画壁画，要骑二十多公里的单车，到很晚才回去。他参加工作，最早是在公社里放映电影，放电影前总要有幻灯，那都是他自己画的。他还画电影海报，画壁报。于是对于线条色彩构图之类的，已经烂熟在心里成了一种本能，一种技巧，一种智慧，所以在摄

影这个行业里，他总能应付自如，游刃有余，举重若轻。凡有他的地方，就有风景，在不是风景的地方，也能够用他的感觉和镜头，捕捉出如梦如幻，如歌如诗的风景来。

听说琼海市那座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塑像，从北京请来的雕塑家正对人物的形象一筹莫展，后来得人指点找到了德雄，见到他拍的一张人物的形象，已是形神具备了，那位雕塑家看了一眼，就忙不迭地说，就是她了，就是她了。现在的那座雕塑，每天接受着中外游客敬仰的目光，没想到她的身上，亦有着德雄的对美的理解智慧呢。事后我问过他，怎么就那么巧地给你拍到了，他说就是感觉吧，一眼看去，就觉得她应该是一幅好的作品，没想到她可以成为这个样子。一件本来

可以张扬得声震金石的事情，却让他说得云淡风轻，婉顺自然，他的那种对摄影艺术的感觉，实在是有些斤两。

德雄学过绘画，也学书法，在摄影之余，他也会画一些油画。在我主持的文艺副刊上，就曾发表过他的油

画作品，他在海边长大，他画的大海也是自有一格，有他自己的神采。他是摄影记者，我是副刊编辑，他却常

常关心我们副刊的文字，和德雄在一起，只谈文学，我们亦是会津津有味的。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章，什么是不好的文章，且句句都在规矩方圆之中，有时我想，德雄要是写文章，应该也是一位不错的作家。

德雄的这个舞台摄影作品集，收集了他的一百幅作品，应该只是他作品中的极小一部分。要给德雄写序，我在电脑上百度了，才发现籍舞台摄影而成集子的，德雄算是第一个，这本摄影集的分量便不同寻常了。对于摄影，我是隔行如隔山，想说也说不出什么门道来，就是觉得唱歌就是唱歌，跳舞就是跳舞，没有胡里花哨，没有光怪陆离，平实，亲切，就像和德雄的素面相见，愿意一页一页地看下去，直到把它看完。读古诗里的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何处同心结，西陵松柏下。也只是平实，亲切，但却永远是代表无数时代的最高的艺术境界。德雄的舞台摄影作品，是艺术，也是历史。艺术的舞台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桃花谢了荷花开，在德雄的这个集子里，一页一页的都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文艺舞台的缤纷多彩。

■ 陈正优

一九七五年，海南农垦局决定整治加来洋，提出垦区之力，苦战60天，整治农田5万亩。当年冬天，垦区数万名职工浩浩荡荡开进了加来洋。那年我高中毕业，自然融入了这场浩大工程建设的洪流。

局工程指挥部设在田洋的正中央，指挥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犹如野战部队野营训练的住所。各农场抽调的干部、职工就在所分划的地段里安营扎寨，千军万马搅醒了整个大田洋。铲丘陵填沟壑，修灌渠通排沟，修公路筑田埂，平表土造梯田，劳动场面极为壮观。田洋上红旗招展，用红布条和簸箕写成的标语随处可见。局里的《治田战报》，场里的《治田简报》雪片般传来，高音喇叭里轮番播报典型人物的事迹。处在热烈的场面和浓厚的政治气氛中，我也想写些稿子鼓励工人们的劳动激情。写什么呢？边劳动边思索。

场里分给我队的首项任务是修一段灌水渠。修水渠，分工主要有三。挑工，把土石挑到坝上夯实，干了几天，肩膀上出现红肿；铲工，面对排着长队的挑工，腰直不得，干久了也出现腰酸；凿工，撑着钢钎把土石凿开，松开土石，铲工才入手。凿工需要臂力、腰力、手力同齐并用。开始，我们几个年轻人都轮流挥钎，两天下来，手起了泡，泡一破见血了，只好老老实实当挑工了。轮钢钎的活还是落在老队长身上。老队长身材高大，粗实的手臂，一双茧手皱巴巴，风雨给他镀上了一层黝黑的皮肤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松涛水库工程建设。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年年带队完成各项水利工程任务。在治田会战中，他的精神不减，操起钢钎，一凿一个坑，一撬一片土，一个月下来不换岗，也不曾说过苦与累。上工是最早一个到，先凿了一片土，大队伍到工地就有土挑了，下工是最晚一个走，把工地检查一遍，是否有不安全的隐患。在他心里，队里的活永远干不完，也永远干不够。会上会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劳动光荣”。队里的人都称他是干活的好把式，水利工程建设的“老钢钎”。

经过一个月的劳动体验，我的写作灵感来了。连夜执笔，一首《老钢钎》的诗歌完成了。利用中午工休时间，我一口气跑了五公里的路，把稿子交给了局指挥部《治田战报》的工作人员。第二天上工的途中，指挥部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，接着传来播音员清脆的声音：现在朗诵今日《治田战报》发表的一首战地诗《老钢钎》——咱队职工江华坚，大伙称他“老钢钎”。昔日奋战松涛边，今日治田威不减。铁臂举时风声响，钢钎落地土石掀……“老队长上广播了”，大家奔走相告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都朝老队长逗乐，弄得老队长满脸涨得通红。工地上顿时热闹起来，工友们干起活来更加起劲。这是我平生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，能为治田大军献上一份精神食粮感到欣慰。

光明如梭，弹指40年过去了。加来洋已建设成为享有盛誉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冬季瓜菜生产基地，加来人民已经分享到大会战带来的成果。如今，许多像老队长那样的劳动能手已经离世。写下这篇短文，意在让后人们永远记得前人创业的艰辛，继承和光大“劳动光荣”的传统，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。

光明如梭，弹指40年过去了。加来洋已建设成为享有盛誉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冬季瓜菜生产基地，加来人民已经分享到大会战带来的成果。如今，许多像老队长那样的劳动能手已经离世。写下这篇短文，意在让后人们永远记得前人创

Wh 异域风情

维也纳炸猪排

■ 阿丁

炸肉排是西餐内容，我出国前就炸得倍儿棒，而且还传授给了我家的小保姆。过去这道菜在中国还算新鲜，有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，小保姆会显摆着做炸猪排。等我出国了，炸猪排便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，几乎所有的餐馆里都可以点到这道菜，就是在快餐店里也非常可以看到它，久而长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几乎欧洲人都懂得炸猪排，无非是把切成一指厚的肉片，用一个特制的锤子砸，那锤子的头不是平的，而是带着一排排四方棱，这样不仅可以把肉砸烂，而且不会碎，一块拳头大的肉片最后砸出来和巴掌一般大小，最后裹上面包渣油锅，外焦里嫩，咸淡适中。这道菜很关键的一点是火候的掌握，外表金黄为最佳，头几次弄不好也没关系，只要是熟了，可以照吃不误，几次下来自然就掌握了规律。

但是要说炸猪排是谁发明的，这可就难了，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太家常的事情了，所有的女主人都会做，有点像中国的炸油饼，不管会做与否，没有人问它是谁发明的。

可是聪明的奥地利人在几百年前就宣布炸猪排是他们发明的，虽然很多欧洲人不以为然，但是“维也纳炸猪排”已经是奥地利的一道“名菜”，早已经赚足了世界各地到奥地利游玩的男女老少的银两。如此一个简单的事情，一道简单的菜肴，可以成为一个标签，一个符号，一直让我琢磨。

在维也纳，我执意要到一家专门经营炸猪排的老字号figlmuller餐馆去品尝一番。figlmuller餐馆坐落在老城最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弄堂里，它建于1905年，已经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了，走近它才发现这个老字号似乎依旧如故，朴素而简单，没有丝毫的奢华和望而生畏的感觉，有的只是它的平和，很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，默然站在院落里恭迎着往来的过客。

吃饭的时间里，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游客等待着座位，走进才知道这个店只有百八十平方米，四五个店员，十几张不大的桌子，餐馆里的陈设简洁古朴，可以说就是一个平民餐厅。餐单的条目也很简单，除了最著名的维也纳炸猪排外，就是沙拉、汤、面包，以及酒水了，没想到的是，那炸猪排竟然炸得像脸一样大。

食过后一算账，一个人只需要花费十几个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百元左右。

走出餐馆后，我忽然有些感慨，觉得维也纳炸猪排之所以可以成为维也纳，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饮食的一个品牌，重要的是，所有的商家都在以职业的操守维护着它。至于figlmuller餐馆这个老字号，也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块金字招牌，也完全可以把它做大做强，并由此致富发横财，但是这似乎在家餐馆里看不到这种欲望，能够看到的是，他们把这个百年老店当做营生，同时也享受着这个营生，他们工作着，更是在生活着。

Wh 动物档案

小狗黑子

■ 傅林

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姑奶奶家决定不养它了。

它矮小，毛又长又黑，是只母狗。它被放在饭桌上，眼睛汪汪地看着我。我还不懂得怎么和动物相处，只好躲开。我走，它马上跟着我走，我停，它也马上停下，我假装看远处的树，眼睛的余光看它，发现它也吐着舌头，专注地看那棵树。我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给它，它就这样直截了当、没一点儿过渡地献出了它的忠诚。

我娘有时叫它“黑子”，大多数时候什么都不叫。而我因为执拗地不喜欢那个名字，就总是什么都不叫。

那时，我不爱和别人说话。而它也不大和别的狗接近。村里的狗都很大，多数是牙狗(公狗)，它们都爱凑过来招惹它。我总是很生气。有一次，我们走在路上，一只大狗冲它汪汪直叫，我吓得躲开，它看来也吓坏了，但反而站在原地不动，身体像猫那样弓起来，弯得厉害。长长的黑毛直竖，像刺猬。它怒目而视，发出和往常完全不同的低沉的“呜呜”声。就这样相持着，大狗被它的主人喝止了，我们又沉默地走开。回家之后我发现它很呆，很累。

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怀孕的，有好几次。每次生产，我娘都提醒我们不要接近它，连我也不行。每次产下的小狗我都害怕，它们像光溜溜的老鼠，不过总是没过几天就变得很可爱，但总是这个时候，娘也开始发愁它们的未来，这些狗我们养不起，也不可能养，那时家家有狗，没人愿意要这样矮种的狗，尤其是母狗。

我求娘养这些小狗，娘总不答应，为此我常常偷偷流泪。姥姥有一次跟我说：“养它们不就成了窝子狗了？那样就没有人敢上你家来了！”但是我不信，它和它的小狗不会欺负别人的。

那些终于消失了的小狗只有一只我后来见过，它毛色土黄，身体细长，完全不像它妈，在我家长大的时候，它活泼极了，但送人后没多久，不知道怎么又路过我家，变得非常凶悍，见了它的妈妈竟然认不出来，还大声叫唤。我气坏了，但是突然间，它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冲到黑子头低下亲热地闻起来，黑子也亲热地闻它。它还是想起来了。我总是想黑子一定会像人那样抱怨，但实际上它可能很安于自己的命运。

我们就要搬到新家的时候，它又怀孕了，但这一次生产之后，它彻底累坏了，一点东西都不吃，甚至我娘狠心将它打的一个鸡蛋它都不吃。以前，娘曾经好几次因为它偷吃鸡蛋而狠狠打过它。

它逐渐走路都不稳了，但每次被迫起身都会努力回到它的小狗那里静静地卧下，让它们吃最后的奶水。

我走到面前它也不再看我。我相信这不是没力气，而是它看不起了。如果是现在，我一定会帮它把那窝小狗养活。

它死了。爷爷动员了好几次要把它的尸体卖给收狗的，能卖好几块钱。但是娘还是忍住了，把它埋了。我经常会想到它。

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每当看见狗，我就想起它。对我来说，这世界上所有的狗都不如它。它为我，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主人，付出了没有任何前提的忠诚。它没有得到过什么，但经历了主人也不能替它阻挡的种种欺凌。它也不会知道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边哭边回忆它的一切，而大部分细节都被我忘记了。

Wh 书斋小语

守护心灵的净土

珠崖四季春耕，天蓝海碧山葱郁。五峰雄耸，万泉涌流，绿洲奇毓。瀑落青溪，滩飘玉带，鱼游红鲤。岁暮处，神仙驻。堪喜祥云飞渡，幸来了、环球凤麟。风帆万里，丹青千幅，南天一柱。红色文光，黎苗韵彩，侨乡眉宇。看南珠璀璨，葱兰娇妩，烟霞铺路。

青玉案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

东倭残暴人寰绝，腥风漫，凄声切。怒火燔烧华夏血。
黄河浪激，雄狮吼烈，抗寇心如铁。八年鏖战驱妖孽，亿众投鞭惊世界。军国虽崩魂未灭。图强不息，复兴不歇，状我中华阙。

其实“真诚写作”，仅仅是“真实”写作还不够，还必须“诚挚”，要赋予诗歌作品更多

的深刻内涵，只有这样，写出来的作品，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，才能经久不衰。

在日前三沙市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“三沙梦·中国心”的诗歌比赛中，诗人乐冰的诗歌《三沙之歌》，在面向海内外华人征集的千首诗作中脱颖而出，荣获一等奖。

乐冰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诗坛的海南诗人，他的诗歌《南海，我的祖宗海》曾引起广泛关注。诗歌俨然成为了乐冰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在诗歌中找到了人生快乐，诗歌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。

文字是一个人追逐内心独特气质和灵魂的有效手段之一。在这个浮华盛行的年代，始终痴迷于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而诗人乐冰，就是一个乐于用文字抵达灵魂的人。读乐冰的诗，既有一种现实疼痛感，又享受着一份生命的美丽和纯粹的孤独。

认识乐冰，缘于一次聚会。当时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，话不多，很低调，但一提到诗歌，就会侃侃而谈，特别是酒过三巡后，他骨子里的那种诗人特有的豪气和睿智，就特别凸显。他的诗如他的人一样，思维敏捷，话题一旦打开，往往让人猝不及防。

乐冰对诗歌的态度是诚恳的、真实的。他始终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诗歌。他认为，“在生活面前，只有谦卑地扑下身子，用心灵开掘坚硬的生活外壳，才能创作出闪光的诗歌来”。所以，他用灵魂关注生活，捕捉生活细节，观照生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。在他的诗中，如小草、蚂蚁、萤火虫、小鸟、绵羊、土豆、苹果等一些微小生物随处可见。这些对象虽然很小，却能展现“一滴水也能看得见太阳的光泽”。

“黑夜里/雨落下来/落在窗沿的铁皮上/很响，像炒豆子的声音/接下来，落在窗前榕树的叶子上/声音小了许多/再接下来，落在泥土里/悄无声息/仿佛融化在漆黑的夜里/这多像我们的一生/小如水滴/小如微尘”。他的这首《夜里的雨》，篇幅很短，以朴实的语言，表达了深刻的寓意。

诗中的“雨”、“豆子”、“叶子”、“泥土”都是一些最常见